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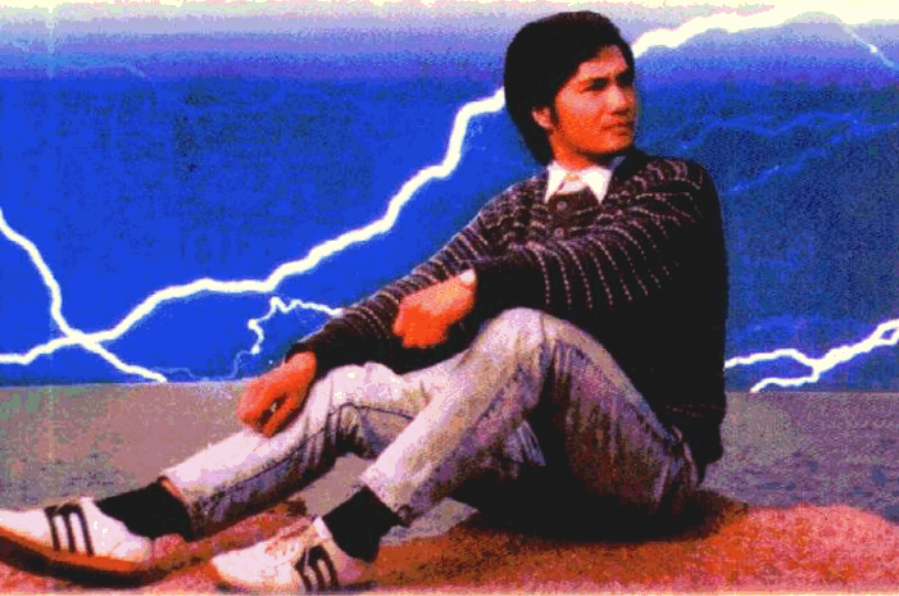
邓闪文集

②

散文卷

海边天家

邵美峰题



花城出版社

邓 闪 著

散文卷





读 者 缘

书架，案头，衣橱里，墙角边都堆满了旧杂志、旧报纸，实在再无处可塞了。我心一横，决定来一次大“清剿”。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，翻翻这本，看看那本，觉得每一本都有价值，都值得保存。无奈属于我的空间太窄了，寓所又不是图书馆，就是图书馆也是要定期清理旧报刊的。委实不忍心啊。

好容易实施了这一次举措。过了一段时日，无意中发现，被清掉的那一批旧报刊杂志，在里面有不少自己的作品。时间长了，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太清了，亦被一起清去了。那时，真的有点想哭。过后再细想，又想通了，心里说，这些破报刊有几个人去留着的呢？就算读了你的大作，又能有几个人记得你的大名？何必自己老惦记着自己？提起当作家，孩提时就梦想当，初初发表了个豆腐块便兴奋得不得了。想不到，现在连自己的作品也无意中给一起扔掉了。当个作家仅如此罢了。当业余作家更加如此，尤其是当平庸

的作家，更不在话下了。我把自己存阅的旧报刊扔掉了，我不是个虔诚的读者；我还在惋惜自己微不足道的作品，也不是过硬的作家。

事情过去后，已经有好一段时日忘掉自己是作家了，做一些类似社会性的工作，甚至连作家协会寄来的作品年报表也忘了填写上交，真是到了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的地步。

有一天，一位年过半百，称是某医疗设备公司工程师的汪先生，他带着自己剪辑复印的作品来找我。他来到办公室门前，见到我便是一个深深的鞠躬，使我感到受宠若惊。读者汪先生带来的复印件居然是我的“家庭现象纵横”系列随笔，发表已有一段时日。他兴奋地谈起了读我作品后的感觉。还有一位年轻的文友告诉我，说有一个朋友喜欢读我的作品。在报刊上能读到的几乎所有的都剪贴起来了。我不大相信，为其打了个电话，这位朋友的朋友竟然如数家珍，报出了一串串篇名来，使我不得不信了。这位朋友笑着说：“你再收集作品了，要出集子找我得了。”

看来，确有人在读我的东西，且读得认真。这无疑给人一种鼓励，也使人感觉到了肩上的重压。什么都并不重要，最令人值得珍惜的是那一份读者的真情。

一个歌星或一个影星，如果没有自己的听众、观众，那是寂寞的事情。歌星与影星真正自然地投入到角色之中，是会常忘掉自己的。随时想着自己是明星的歌星影星是成不了大器的。在创作中可以争鸣作品，但“相轻”绝不可取。读者才是真正的见证人。看别人的作品先看亮点，反对一笔抹杀；看自己的东西先找短处，不一步登天。这是我常提的一句话。创作是需要生活的，作家需要忘我地深入生活。

在新闻采写上我推崇这样一句话：走出去当小学生；回到家作大学问。在创作中亦如此理：平凡人的生活，不平凡的思索。当作家是比平凡人还要清苦的。著名漫画家王乐天赠鄙人的一幅漫画，漫画上画着：一个脱下戎装的年轻人，在海边朝着天空的一道闪电在呐喊。上边还摘抄了一句鄙人的文字：“人生如闪电，作一丝亮光，足矣！”我常常自己对自己说，忘掉吧，忘掉自己是作家！如此定能找到新的感觉。重要的，是与读者有缘。

1995年·秋

椅 子

我的父亲是个椅子匠。小时候，父亲专门给我做了一把小藤椅，作为儿子读书写字之用。他说：“爸爸是做椅子的，而你是坐椅子的。”当时我对椅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以为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，不晓得“做椅子”和“坐椅子”的区别。等到长大的时候，回忆起父亲的这句话才懂得话里的真正涵意。

一点也不错，所有为父为母者，都是椅子匠，孩子们都是坐椅子的，一个孩子就需要一把椅子，而孩子们长大了，往往容易将那把椅子淡忘掉。那把椅子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已经旧了，可我却一直忘不了。那把极普通的椅子真的残旧了，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——那把小的靠背椅子就是我的父亲。

打走出家门那天起，就发现有更多的椅子，五花八门，而且还各有特别。那次的京城之行，我发现了一张从未见到过的，很特殊的椅子。在紫禁城内，那张末代皇帝溥仪坐过的宝座。这把椅子就更加古老了，现在不坐人了，只供后人观赏。据说这张椅子是用金丝编织成的，曾经闪闪的金光使上千万人眩目，后来也变得暗淡无光了，慢慢地在人们

心目中消逝了。这把椅子的价值，也随着历史的衍变而衍变着，虽然从考古学上来讲是无价之宝，但现在变得名存实亡了。紫禁城的这把椅子是劳苦大众的，不得人心的皇帝是坐不长久的。

椅子，真是重要。吃饭要坐它，工作要坐它，休闲也要用它。现实中的椅子，它无处不在。椅子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硬的，有软的；把工作场所的椅子弄得好一些，可使人提高工作效率。在公园、酒店或商业交易场所，设置椅子的筹划者，一定是不乏智慧之人。公园没有椅子，去的人就少得多；酒店大堂不摆沙发，就会门可罗雀；商业交易场所没有椅子，除非你不想谈生意。

椅子真是好。家中的椅子更加好。家是人生的驿站，驿站总缺不了椅子吧。椅子不单是给自己坐的，也给朋友坐，给客人坐。到你去了别人家里时，别人也会客客气气给你上座的。在公众场所遇见年老体弱的长者和孕妇，你是否给让座？这是考验你品行的时候。

整个世间由许多椅子组成，人们都是座上客，也是椅子的主人。椅子，就是依靠。

（《椅子》是青年作家邓冈哲理散文精品之一，首发于1994年10月8日《珠海特区报》第七版由作者本人责编的周末《心海》副刊。后转载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《生活月刊》1995年第7期卷首。同期相继连载于上海《文学报》、北京《中华工商时报》、昆明《都市周末》、贵州《贵阳晚报》、吉林《长春晚报》、安徽《北方周末》等十余家报刊，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。1997年春，湖北微型雕刻家黄胜华先生将转载在哈尔滨《生活月刊》扉页版上的此文及漫画雕刻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象牙片上，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。——编者）

海 边 天 象

朋友从北京带回了一只风筝送给邻居的孩子。风筝是用绸布做的，蓝、红、黄相间，很漂亮，在空中飘起来，俨如一只花蝴蝶在翩翩起舞，唤起了我未泯的童心。

周末，我借来那位小朋友的风筝到海边去放飞。风筝一离手，便升上了天空。手中的线桃子猛地飞转起来，我忙用手去扯线，线在我掌心快速滑动，手掌被线磨得直发烫。

眨眼间，风筝升上了云霄，可风筝仍然拼命挣扎，直到线桃子上的线放尽……忽然，天空中的风筝左右强烈地晃动，然后便翻起跟头，仿佛在喊：放线！快给我放线！

线桃子上的线已经放尽，我只得在沙滩上向前跑去。风筝果然不翻跟头了。我停住了脚步。这一停，似激怒了天上的风筝，从它剧烈的翻转中感到了风筝挣扎的力量。于是，我又往前跑去。跑……跑……一座建筑物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此刻，海上的风越来越大了，紧接着，扑喇一声，风筝终于挣断我手中的线向远处飘去……

风筝丢了，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对风筝的小主人说才是。

我说这只风筝一定有质量问题。朋友说，这是北京人设计的风筝，不大适合在海边放飞。我觉得，他的话是有道理

的。

没过多日，有一位文友给我送来一张报纸，说报上正在开展一个“怎样把她丈夫找回来”的命题讨论。于是，我想起了风筝与线的关系来。若把丈夫比作是风筝，妻子不就是拉住风筝的线了吗？家就好比是个线桃子，时代变幻莫测，世风如天空的风云。人的灵魂是需要塑造的，人的躯体需注入新的血清抗体，如此才能免得在世风的飘荡中栽跟头，甚至折断翅膀。不是说风筝设计不合理，或加大翼翅或加长其尾部之后，就能很安全地在空中飞舞。风筝有大亦有小；小的风筝用细些的线能扯得住它，大的风筝就要配上粗些、坚固些的线才行了。若不是这般，风筝不翻跟头也同样可把线儿扯断。这时，风筝便会消失在海边的天穹。

风筝的式样是很多的，有禽、鸟、鱼、虫等，有华丽的，有朴实的，有系竹哨者，亦有挂风铃、风车者。风筝出处不同，性能必然有一定的差异。大平原的，大山里的风筝，拿到大沙漠、大草原或大海边去放飞，便要留意那里的地理环境了。风筝在放飞之前，先要检查一下设计是否合理，骨架扎得牢不牢靠，棉纸或绸布的厚薄度是否适中，线是否够粗，够韧，线桃子是否够牢靠。

某日，在海边散步，我亦看见有一只风筝飞上云端。有个手拿线桃子的女孩在抬头仰望头顶上空飞得很稳的风筝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我想，她手中的线也许是够牢固的吧。

（原载1996年上海《文学报》第852期副刊，原题《海边的风筝》。）

口 袋

时常会见到口袋，可对口袋却没有特别的感受。在我责编周末《心海》副刊的那段时日，常收到读者的来鸿。一日，有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写信，信中说：“我是你的一名读者，我常读到你的文章，感到你的身上有几个大口袋……”我愕然，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再往下看：“你的口袋，一个装着热忱，一个装着理解……你所写的，也是我所想的……”鄙人释然，心里想，读者朋友实在热情，实在过奖了，照此说法，我比圣诞老人还多了个口袋啦！当然，鄙人晓得，这只不过是读者对自己的鼓励而已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留意起口袋来，圣诞老人的，阿凡提的，还有美国西部牛仔的。我偶然觉得，有时，读者是最好的朋友。你的文章启发了读者，读者同样可给你启迪。人生正是如此，每个人随身都带几个口袋，装奉献之物的，或装索取之物的；有装收获的；也有装教训的。口袋可装荣誉，口袋亦可装罪恶。这是个口袋的哲理。

口袋，完全可装上私人钱物，亦可同人一起装入；若要装的索来之物，甚至装的是窃来之物，掠夺之物，这是在装

自己。把自己装入口袋的那种感觉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，何苦如此委屈自己？那些鲸吞国家资财者，把自己装进了口袋，欲逃票搭车，可悲被乘警将他当成货物处理了，终于曝光。自入口袋者，早知要查票，还不如早些出来，憋在里面岂不苦哉？

九十年代的第四个夏天，华南遭受百年不遇的洪灾，作为小康的特区炎黄子孙，人人慷慨解囊，乃是珠海人逢灾相助的亲善之举。在这个善良多过丑恶的社会里，人的心总是热的。当你把衣物装入募捐袋时，心中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？——那口袋不是装衣物的，而是装心的。

文人的口袋装的多是文房四宝诗文著作，大款的口袋当然装的是钱了，多掏出一点装到募捐袋里，其实也是一种解脱嘛。在口袋里多装点善心，何乐而不为？

父 亲

雨季花季，岁月难忘。朱自清那篇倾诉父子之情的，感情真切的散文《背影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未曾想到，我也会有同他相似的经历。我服兵役已整整五年了，不免有乡恋之情。想起故乡，我就想起我的父亲。想起老人，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他那消瘦的身躯，他那单薄的背影。

五年前的秋天，我高中毕业，本着为国家尽义务，应征入伍。那天，我来到装武部，在新风街招待所里住下。翌日便要登程到惠州去。其实，一切事情也安排妥了，但父亲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办好，眨了眨眼睛，然后，对我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找领兵的排长。”他虽是六旬开外的老人了，平时走动欠灵活，而此刻他却好像变成了一个性急的孩子，上楼下楼，从这条走廊赶到那条小巷，这里问问那里找找。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又继续找寻。这时，我第一次注意到他那努力行走的背影是那樣的艰难……找到了他要找的人，老人满面笑容，一再要求要一路关照我。那时，我已十七八岁了，其实一切可以自理，但他总是过分的操心。啊，父亲！……我的心里开始激动了。我想：天下的父亲，

也许同朱自清笔下的父亲是很相似的吧。一九四九年入伍后的第二个夏天，我正在罗浮山风景区培训写作。父亲来信说要来看我，我的心里既高兴又惭愧。可是，我已是全军人；一个新兵，没有三年，规定不能探家的，何况当时我学习挺忙。

七月八日，是父亲来看我的日子。我匆匆来到惠州博罗车站。当我从售票窗前回过头来的时候，我远远地望见一位老人。他不就是父亲吗？只见他斜靠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，正在昏沉沉地睡着。他的头发已花白了许多，脸上又瘦又黑，额头的皱纹又深又密，他的形态显得十分疲惫。我熟悉地看到他沉睡中半裂开的嘴里露出了那颗银色的镶牙。我凝视着，一步步地走过去。我的眼睛只觉得有些发胀，有些湿润。两个年头，怎么他真变得那样苍老？我嗫动几下嘴唇忍不住就要喊出声来。正在这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他的下巴多了一颗小黑痣。定睛一看，才知他不是父亲。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最荒唐可笑的事情了。这下我才意识到他一定搭上往广州的班车，在邻近罗浮山的长宁保安桥那里下了车。

回到长宁，一身像散了架子似的，拖着沉重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去。回到罗浮山师部，时间已是六点三十分了。我意识到父亲早到了。父亲说了的事，他一定不会移越、变挂的。踏进营房，透过玻璃窗，只见老人已在房内正用着旧的褐色的折扇扇风纳凉，那纸扇还是我在家时用过的。他面朝后窗，黑褐色的仿绸麻纱布衬衫在风的吹拂下飘晃着。父亲的背影依然如故，可我还未看见他的脸庞。

“爸爸！”我上前急切地喊了一声。父亲缓缓地回过头来，我看见了他的脸庞。他真的老多了，脸上的皱纹就像是

黄土高原上的沟壑……

望着父亲苍老的面容，我的胸中有沉闷的感觉。父母把我哺养成人自己却要远走高飞。这些年，我顾不上他，可把老人熬苦了！但父亲总是对人说：小鸟长大了，是要飞远的……

五年快要过去了，我一直在部队留用，父亲几次写信说，还要来看我，可我再三劝他，因为我不愿再看到他那疲惫的背影。我回信说：“我有空就回去看您和母亲！”可是，我至今仍在外地学习和工作，只是变换了地方。

由于事情太忙，一晃又是一年。我多么急切想见到他们老人家啊。

1986年10月于拱北炮台山

春天的感觉

过年临近的时候，去逛花市，觉得去年逛花市隔现在好像是昨天的事儿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能有多少个这样的春天？在人生的路上，回过头去，望那一片走过的风景，那“千山荒草绿，万树杏花飞”的画面，真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。遗憾的是这种人间美景一挥即去，永不回返了。

新城的花市并没有很固定的一个地方。记得去年在拱北逛花市的所在地，如今已建成了高楼大厦。我偶然发觉，一个人就是这样不能拥有同样的春天。我想起了欧洲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哲学名言：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这与我现在的感觉是多么的吻合啊！

我亦有过趟水过河的经历，那是故乡的小河。这条小河曾与我朝夕相处，年年月月，四季清流。可是在这之前，我从未感觉到这种细微而又深刻的生活哲理。一条小溪，无论我趟过多少遍，它仍是那条潺潺清流的小溪，表面看上去，它真没有变迁的痕迹，也许因为这是人对事物有总体感觉的缘故吧。我咀嚼着哲学家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的不朽哲理，再去回味一下趟河的那同一种感受。两次趟溪，两次趟溪的时间变迁了，两次趟溪的水流变迁了。这水流，

是分分秒秒都流淌不息的活水。这长流不断的活水，流量在变，温度也在变，总之变得和原先无法完全一样了。是的，人不能两次趟一条同样小溪，人更不能两次趟同一条人生的河流。世间的一切都在变，不断的变。

在我重去逛花市的时候，发现天气比上回冷多了。记得上一年的这个时候是晴朗的天，而眼前的天却是那样阴郁不明。上回去看花是与他同去，而今年去逛花市的却又是另一个人了。人生的轨迹在不断的变，春天的坐标也同样的在不断的变。

世上真的没有同一样的春天了吗？人生也真的没有同一样的春天了吗？到头来我总是半信半疑，似乎不能面对这种事实。可这又全是再真实不过的呀。人，不能找到一个同样的春天。

1994年2月于桂花北园